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shangbaohaiyun@sina.cn

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# 聽雨

黃青

天氣燥熱，總盼望能下點雨緩解一下。真是天如人願，那天下午，絲絲細雨像長線一樣，斜斜地從天空中掛下來。我站在陽台上望著窗外，能見度越來越低，眼前升騰起模糊的霧狀。雨聲很密，由「吱—吱—」聲變成了「唰—唰—」聲。靜下心來，都能聽到樓下草坪喝水的「吡吡」聲。到了夜晚，雨聲變成了「簌—簌—」響，枕著雨聲，一夜睡得踏實。

這是一場秋雨，也是一場喜雨。因為

## 我的前世是一株麥子

商長江

你看，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膚色，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家園，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根。

或許，真的，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。扎根故鄉的泥土之中，吸收著故鄉泥土的精華，將鄉土的厚重，與鄉親們的樸實，全都融入自己的血液，成為一生都刻印在自己身上的特質，即使是顯得土裡土氣，自己也從不因此而妄自菲薄。這是我與生俱來的胎記，絕不能用低賤或高貴，來評價它。

後來，為了生活，我不知多少次被移植到城市裡，但是幾十年來，我一直都是水土不服，我知道，我的根在鄉下，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，城市的堅硬，拒絕一株株麥子扎根和生長，故鄉，是我生生世世都擺脫不掉的鄉愁啊！

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，真的，就連我的靈魂裡，都有一種熟悉的麥香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人們的期待，所以它的聲音自然悅耳。一夜之後，空氣裡瀰漫著清新和濕潤。遠處的樹木蔥蘢翠綠，枝頭向空中伸展了許多；陽台上，花盆裡的秋海棠和仙客來一改昨日的沒精打采，綻放得乾脆。

倘若在春天，雨絲極細極密，下雨的時候聲音很小，淅淅瀝瀝的，很溫柔，生怕打攪了人們一樣；有時，雨絲又像霧一樣，當你還沒有來得及看見它的時候，衣服已經濕透了。春天裡寒氣重，可我喜歡光著頭在春雨裡走路跑步，儘管頭髮、身上淋濕了，儘管身上感到絲絲寒冷，回家沖一把熱水澡，身上馬上就熱了起來。

真的是春雨貴如油啊，在和煦的春日裡，有了春雨的滋潤，地裡的蔬菜、莊稼竄竄地就冒起來了。走到哪裡，眼前都是草木葳蕤，滿眼綠色。

小時候，也許是農田時節的時間緊任務重，總感到越是雨天父母越需要出去：搶收莊稼、冒雨插秧、耘田除草、摘采蔬菜……回來時，全身都濕透了。

我們小孩夏天常有的事情，就是在打穀場上曬稻。收上來的早稻總要攤開來曬

曬，我們的任務就是防止麻雀、雞鴨上來吃稻子，還有一項就是隔一段時間翻一次稻子，最最重要的，夏天暴雨多，要是遇到下雨，立刻把稻子堆積起來，蓋上塑料薄膜。可偏偏雨來的時候，落在稻子上卻悄無聲息，直到外面在喊：「下雨了！下雨了！」我才手忙腳亂地收稻子，結果，稻子還是淋了雨。

老天落濕老天曬吧，好在夏天的雨都是雲頭上的一陣，一會兒，太陽出來了，稻子又被攤開來。

招人嫌、又讓人緊張的是入夏時候的雨。先是短促地下一陣，然後一改溫柔和知性，沒完沒了起來。由「嘩—嘩—」聲變成「啪—啪—」聲，雨點不再是細密的，蠶豆大的雨點，打在屋頂上、牆壁上，打在樹葉上、地上都是擴了音的，「啪啪」作響，還有了回音。

這才發現，梅雨季節到了，連續下了幾天，你想叫它停，它都不理會。還是在防洪牆沒建之前，要是連續下了幾天，估計在6月上、中旬，我們都要去上圩堤防汛。防汛越是吃緊，一定是雨水不停的日子。八十

年代，荊山圩吃緊的那一次我至今還記得。那一夜，我還是毛頭小伙子，我們冒著大雨，在泥水裡抬土加圩堤。雨下的泥地上「啪—啪—」的一陣蓋過一陣，聲音大得連我們對面說話都要扯著嗓子，直到天濛濛亮，對面的圩堤轟然倒塌，我們才感到渾身無力，拖著笨重的身子回家睡覺，也不管雨聲是大是小。那些年，每到汛期，常常會遇到滂沱大雨，看著不開天的大雨和猛漲的河水，雨點落在河面上形成的霧狀，看不清對面的城市，我們的心總是不踏實，甚至感到恐懼。

我還是喜歡夏日裡在荷塘聽雨。夏日裡，只要你到了塘埂，濃郁的荷香籠罩著你，塘裡的荷花亭亭玉立，荷葉層層疊疊。雨水打在荷葉上，開始還在荷葉上滾來滾去，漸漸晃蕩起來，最後因承受不住重量側向一邊，「嘩—」的一聲，荷葉上的水倒進了水塘裡。雨落荷葉，都是「滴滴答答」聲，聲音厚重，有韻律還有節奏。

雨聲，陪伴著我們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；雨聲，承載著我們對於煩惱的、幸福的、愜意的所有回憶。

## 相守一世最溫情

宋東濤

前幾日坐地鐵，在人潮湧動的鐘樓站，看見一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妻。他們夾雜在匆匆的人群裡，手挽手小心翼翼地走進車廂。丈夫輕輕扶著妻子落座後，才緩緩坐下。沒過幾站，妻子累了，頭微微向一邊歪斜，丈夫看到，立刻伸出一隻手，扶著妻子的頭，挺直自己的肩膀，好讓妻子靠著肩頭休息。期間，他努力挺直腰身，時不時回頭看看閉目小憩的妻子，眼神極其溫柔，溫暖著冬日的地鐵。

妻子靠著丈夫的肩頭，那麼自然、恬淡，這該是幾十年的相濡以沫才得以的習慣。此刻，空氣中蕩漾著一股濃濃的醇香，我知道，這是愛情的味道。

那一瞬間，眼前又出現多年前的一幕。

那是七月中旬的一個正午，北京城氣溫很高，大街上熱浪翻滾，我躲在樹蔭下等公交車。天太熱，我有些不耐煩，頻頻抬手看表，突然餘光瞥見路邊的工地——一對頭髮花白的老人靠著圍牆吃飯。大娘看起來腿腳不方便，蜷縮在一個鋪著褥子的木板上，頭上幾縷白髮被風掀起，在空中肆意的翻捲。大爺微笑著一口一口給大娘餵飯，在她咀嚼的間隙，大爺伸出手攏了攏她被風吹亂的頭髮。不經意間，笑意順著褶痕爬上大娘黝黑的臉，那笑容條得鑽入我的心，竟使我熱淚盈眶。很多年過去了，很多事情記不起，唯獨這個畫面刻入記憶——飄飛在風中的白髮，佝僂的身影，甜蜜地對視……這許是愛情最樸實的模樣。

前一陣，看到一則消息說一位台灣老兵，七十年後終於回到家鄉。當年走得急，未來得及通知新婚妻子，誰知這一次沒有告別的分離，竟然跨越了半個多世紀。也許是苦苦的相思感動上蒼，在後輩的幫助下一對耄耋老人終得相見。相見那日，兩位老人緊握著對方的手，淚如雨下，泣不成聲，千言萬語只有化作一個字「好……」。今世的承諾，哪怕分離多年後，一個未再娶，一個再未嫁，這傳奇的愛情另人喜極而泣，歲月雖將青絲染成白霜，兩顆真心卻從未分離。君心似我心，不負相思意——正是愛情最浪漫的模式。

昨天中午，和母親通電話。因為小姨生病不能下床，兒女又不在家，母親幫著做午飯。我連忙問：「爸爸呢？中午自己做飯？」

媽媽笑道：「我們都在你小姨家，我一個人坐公交他不放心，他一個人在家我也不放心。」我咯咯笑了：「咦，啥時爸爸也變成媽媽的尾巴囉！」聽完我說的話，電話那頭傳來父母愉悅的笑聲。年邁的父親，雖說是媒妁之言相伴一生，平淡的日子中難免有小爭執，也有面紅耳赤的爭吵。可就是這樣，一輩子在柴米油鹽的浸潤中，平淡的煙火裡，他們互相陪伴從懵懂青絲走到垂暮白頭。

相守一世的愛情，雖然沒有甜言蜜語，沒有山盟海誓，有兩顆真誠的心就足夠了。縱使臉上刻滿皺紋，頭上染遍白霜，彼此眼中依然是最美的樣子。因為牽著的手，成了習慣，成了依靠；無關於貧窮，無關於富貴；無論健康，無論疾病，此生彼此不離不棄。

「執子之手，與之偕老。」——這一世的相守，溫暖彼此的世界，詮釋了世間的愛情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必月負責。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温陵氏

必月

422期

## 空闊（組章）

多麼美好，多麼祥瑞——動態的鮮活的如天空一樣闊大的生日。

黑翼角鼓動著的魂靈，把萬里藍天，當作了永遠飛翔，生生不息的——巢穴！

外……

春天的正身——贈可以

整日裡陰雨籠罩，彷彿要叫天底下凡長有骨頭的，都生出風濕來。

可以告慰大家——

桃花已朵朵開了。奧林匹克公園裡，二月的蓓蕾一吐為快。

桃之夭夭，桃之灼灼。

歲月回眸——

蘭溪蜿蜒而來，水清如夢，槐花如雪。一位紅衣少女，牽著她的小黃狗，翩若驚鴻，三分稚雅，陶醉了七分春色……

又一村酒館的格局，宜品鄉情與鄉愁。雕花懸窗外，竹影搖曳。三五滴鳥鳴，脆生生的，化不開，仿若是誰用了無形的針線，繡在了雨絲縫裡。

一鍋鄉土臘味，一瓶醉太平，慢斟慢飲，漸漸沉迷了一桌鄉音。

遞煙，點火，吞雲吐霧。藍色調的交談，讓共同的家園變得曖昧，似乎遙不可及，卻又如影隨形。窗外的雨意，愈覺得濃了。

有人生出了一絲疑慮：人間真的著花了嗎？

是誰馬上說——

明日天晴，明日，我們一起去桃花源。在桃花山前，五柳湖畔，秦人洞外，看桃羞杏讓，方竹婆娑，領略一番陶令與今人的距離美。

可以——驗明春天的正身。

臘八粥

眾多鐵青色銅黃色灰褐色的沙鍋，各自

鼓著肚子。

蹲在灶台上，火塘裡，熬著，煮著千百年來，漢氏家族的一個——傳統。

稻米，粟米，包谷，花生，大小不一的豆子，這些土生土長的糧食，早就聽到集結號了。

在同一天，它們攜帶著共同的心思，奔赴于沙鍋內，置身于沸水之中。

翻騰著，滾動著。像風中的柔術，像懸空的舞蹈，又像是一群群夢幻中的精靈，正無憂無慮地撒著歡。

用各自的香，各自的常用語，混合成一曲——高溫度的淺唱低吟。

火之上，不是煉獄，而是殉道者小小的天堂。

哪怕皮開肉綻，甚或把一身骨頭熬爛了，煮融了，心之所願，魂之所繫，依然是美味人間。

一到這個日子，它們就是餐桌之上的無冕之王。

——複姓臘八，名粥，字稀飯。

水比命硬

一個鄉巴佬的崽，突然天降洪福，上了中南礦冶學院。鄉鄰們都說，是他家的祖墳山開了坼。

暑假回家，他穿著一件白襯衣，懷揣著一籬筐活蹦亂跳的念頭，跑到資水河裡，借了月鰲子的木劃子，去炸魚。

舉起雷管，用煙頭點火。

白太陽晃眼。導火索已在惶惶痙攣了，他以為沒點著，湊近了去看——

只聽得轟然一響，整條江都像踩著了彈簧，呼地蹦跳了起來。

黑雷管，如同聲色俱厲的江洋大盜，橫刀奪愛，取走了他的一雙眼珠，兩隻手掌，三兩命運，連同大學生的八面風光。

從此用絕望療傷。

苦苦難捱的分分秒秒，徹始徹終的黑，無法觸摸的虛，如影隨形。軀殼猶在若無，心如死水。



郭輝，湖南益陽人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一級作家。有詩歌作品散見于《詩刊》《星星》《人民文學》《十月》《中國詩歌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揚子江詩刊》等刊物；作品入選《新中國60年文學大系·散文詩精選》《中國散文詩90年》《中國散文詩一百年大系》《21世紀散文詩排行榜》《中國年度詩選》《中國年度散文詩選》等選本。著有詩集《美人窩風情》《永遠的鄉土》《錯過一生的好時光》《九味泥土》等。曾獲加拿大第三屆國際大雅風文學獎詩歌獎，聞—多詩歌獎提名獎，《海外文摘》雙年度文學獎。

雪雁飛

晴空一碧如洗。

雪雁飛——多像是天使抖開的一匹玉色絲綢。

湛藍湛藍的天壁，抹上了一連串一連串透亮的啼叫。然後，又一滴一滴拂拭下來，撒落在坦蕩如砥的大野之上。

清遠，明澈，充滿了節奏感和幸福感。

我仰起頭來，看到那些高八度的音節，一閃一閃，發著光，並且有形有狀——

如一隻隻高腳琥珀杯，盛滿了對愛的想像和衝擊力，以及追夢者的情愫。又如一片片潔白的雪花，飄飄而下，儲滿了勃勃生機。

我忽發奇想——

今天，氣象從容，萬事萬物都感覺到了神的存在。

這華色含光的日子呀，或許，正是雪雁的生日。